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二笑 第二笑 味心友賺味心朋

留學先生講五倫，五倫居一是良朋。
豈忍亂闖萌苟行，且窺麗色願交蒸。
如斯惡薄真堪笑，誰信肝腸尚可憑。

古人重義妻孥托，今日通家骨肉稱。

這首詩，詞意雖淺，感慨甚深。只為如今人，開口說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動不動把劉關張做個成案，拜香頭，稱哥長，張家郎排行第一，李家子排行第二，出則同坐，坐則同席，且道你我既做弟兄，一概客套，全用不著，到那弟兄家去，竟直入內室，見了他父母，便叫伯伯姆姆，見了他妻女，便叫嫂嫂大姐。有等好心人，以此為相厚相親，就有一等沒好心人，借此為由，窺人妻小，便起個不良之念。有等正經婦女，見了丈夫的朋友，面紅耳熱，滿臉害羞，巴不得三腳兩步，迴避了去。就有一等欠正經的婦女，一見便叫聲叔叔請坐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嘻嘻哈哈，偏要向人前賣弄波俏，在如今世情，以此為伶俐活動，而實是招風攬火之媒也。所以在下常說朋友雖最投契，內外之嫌斷該有別。寧膠柱鼓瑟，閨閣之中，不容相見。說我是老古板，不通世俗的蠢漢，這個名兒當得起。若縱容婦女與男子們慇懃酬酢，瓜田李下，毫無避忌，分明是開門揖盜，被人說是活鳥兒。這個牌坊，卻不好領受得起。況婦人家水性，貞潔的少，沒見識的多，被男子們甜言美語，挑動春心，或是挨肩擦背，勾引上鉤，縱然與自己丈夫極是恩愛，便要分一半念頭與他們親熱，巴不能背著丈夫眼睛，圖個共枕同衾，只認是隔鑊頭飯兒好吃了。這雖說婦人心腸易變，然病根原是丈夫治家不正，未曾把客至請坐，各有內外八個字，細味一番，只抹做千年舊話，不合明宜，居今之世，惟有不分你我，大家混帳，才是四方圓圖，帶匾的妙人妙法，到處可以挨得腳進，合得局去。那曉得古人有言云：

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朋友未必個個忠誠，妻孥未必個個貞良，若一許其內外相通，開這條路，容人走熟了，憑著你做丈夫的十分伶俐，一日十二個時辰，簽上十二張封條，恐怕也封不定那送情的眉眼，最癢的東西。如今先且說個朋友調戲的故事，演做笑話的開章，非惟笑人之凡戲無益，而且笑人之閨門不肅，以致遂成話柄。

那人叫做趙華，與一個朋友叫做欽泊，兩人原係鬻齒之交，同里同學出去會文，必定雙雙而去；出去考試，也必定雙雙而去。就往外赴席頑耍，亦必相約雙雙而去。你到我家，有飯就同著妻子一桌吃飯，我到你家，有酒便同著妻子一桌吃酒。總之相好到極處，只多得一個頭兒，古人所謂頸頸之交是也。趙華年長一歲，欽家娘子只以「伯伯」相稱。欽泊到趙家去，他的娘子相待，賽如親叔一般。約有二十年往來，情意愈加綢繆，內外略無顧忌。

但欽泊做人最流亮，又最尖刻，講出的話，舌頭上討得些子便宜，也是快活的。偶然一日，用了幾杯酒，乘著酒興，步到趙家，去尋趙華，同往郊外踏青。不想趙華家裡清貧，廳門並無三尺，所居一個小小園亭。亭外竹池圍繞，甚覺幽雅。娘子在家，親操井臼，不必說起。即洗淨衣服，通是身任其勞。那日正坐在池邊青石上，低著頭兒，手執衣槌，把幾件舊衣服在那裡搗淨。卻不揣著欽泊忽地到面前，叫一聲：「大嫂，哥哥在家麼？」趙華娘子若論見了丈夫不相知的朋友，自然站起身來對答，或是急忙迴避了。只因托在丈夫相知，朝朝暮暮相見，所以依然坐著搗衣，口裡但回言道：「午間便出去的，叔叔尋他做甚？」欽泊聽得回言不在家，也不答話，便帶笑而去。尋到一相知僧寺中，趙華正同幾位朋友在那裡試新茶。趙華見欽泊走至，即開言道：「老弟來得湊巧，正是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門，可喜。」便傾一甌，遞與他。欽泊接在手中，一頭飲，一頭向著趙華，只管嘻嘻的笑。趙華道：「老弟，你笑則甚？想必心上有什麼得意的事麼？」欽泊道：「沒有別樣得意，但適間到你家，得意阿哥的嫂嫂尼眼冰冷的。」眾人都哄然笑起來，道：「老欽又來嚼寡蛆了。」惟有趙華聽這一句，真正：

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

一言入耳，滿身冷汗。

半晌嘿嘿無語，把試新茶的閒情逸興，都撇在東洋大海去。乃急急與眾交作別，一口氣跑到家中。娘子方在那裡，把淨過衣服收拾灑浪。趙華向前急問道：「娘子，娘子，我且問你，老欽方才曾來麼？」娘子道：「方才到家來尋你，我回他不在家，火速就去了。」趙華口裡沉吟道：「既是就去的，他怎麼說出這句話喚？蹊蹺，好蹊蹺。」娘子見他自言自語，便扯著趙華問道：「他說什麼來？你是這般光景。」趙華歎口氣道：「他在眾耳目之地，說得意你尼眼冰冷的，這句話事有可疑，教我何面目做人？」娘子頓然變臉大罵道：「短命的，慣要這樣嚼舌根，他方才見我坐在池邊青石上搗衣，便帶笑而去。我也不在話下。誰知他心上便生出這一句惡談來調戲你，致你生無數疑惑。這是你第一個好朋友，總成你妻子這樣光輝，還該去謝他才是，怎生悶悶不樂？」說得趙華又嘿然無語，心裡卻隱恨欽泊之無狀，也要想一報復之策。自此處處留心，依然與之相厚。

適值那年宗師歲考，趙華照舊拉了欽泊雙雙而去。不期考過發案，趙華高列一等，欽泊卻因文理荒疏，考居五等。平日說人笑人，今番當場出丑。兀坐在寓，又羞又悶，趙華乃乘此機會，佯為勸解，道：「考試無常，多少高才飽學，中學中進士的，當其未遇，常有這般折挫。老弟襟懷磊落，如何也學腐頭巾態，而遂為鬱鬱？我且和你往外邊去閒闖闖，消遣一回再處。」欽泊被趙華強勸出寓，先拉到一酒館中坐下。趙華喚酒家，打下兩壺酒，排下幾碟菜，與欽泊坐飲。欽泊素性好飲，今因知己把盞相勸，不免盡歡大醉。趙華乘其酒興，又拉到一種子春方鋪中，打開銀包，買了許多春藥，又買了兩個角先生，袖回寓所，乃向欽泊道：「我和你將春藥各分其半，把角先生也各分其一，藏回家去，做個取樂之具，也算出外土宜之敬，諒娘子們必然笑納。」欽泊因酒助了興，只認是趙華美情，乃帶著戲謔道：「詩云：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。做兄弟的怎好不受？」趙華又乘其受領，再去調弄他道：「角先生這件東西，經風便脆，必要和春藥收藏在腰間，得人暖氣，用之則溫柔可愛。男女俱覺有趣。我如今就要藏在汗巾裡了。」欽泊道：「小弟腰間係一個肚兜在此，把來藏在裡面，可使得麼？」趙華道：「肚兜尤妙。」便把春藥與角先生一齊替他納入。又吩咐緊緊藏好，不可被人瞧見，惹做笑話。欽泊道：「多感分愛，我當牢記。」誰知早已墮入趙華計中。

不一日，宗師發落，兩人同舟而歸。將次到家，趙華向欽泊忽然皺眉捏鬼道：「我未出門時，家中飯米已少，如今出外半月，不知怎生度口？前面有個敝親住在那裡，趁此便道，待我先上岸去，向他告貸些米糧，省得歸家釜中如洗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行李，煩老弟收拾在宅，少刻便央人來領。」欽泊信為真情，答言：「曉得。」趙華登岸，急忙走到欽泊家裡去，報與他父母道：「令郎考試失利，回家恐兩大人見責，暗地裡買一口利刃，緊緊藏在腰邊，刻刻要想自刎。小姪在舟中奪住了幾次，幸得保全。少刻回家，老伯必須搜出，以防其不測之變。況老伯止生一子，豈忍其死於非命？小姪情誼關切，故特先來報知。」欽老兒聞言驚愕，又不勝感激趙華。趙華說罷，疾忙便去。

急得其父倚門而望，望見欽泊走到，雙手扯住道：「我兒，你不要這般短見，腰間藏刀的，快快取出來罷。」欽泊一則羞考試失利，面多慚色；二則有這私鹽包，藏在身邊，惟恐出乖露醜，一發急得面紅語塞，捧住了腰，口裡但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」欽老兒見兒子十分著忙，益信趙華之言為實，乃大喊道：「媽媽，娘子，可一齊來搜他的腰裡。」欽泊被父母抱住了身，妻子扯開了手，伸在他腰裡去一摸，果然捏著一件硬東西，也大喊起來道：「果然有的刀柄，先捏著在這裡了。」欽泊此時更加侷促，用力掙脫，怎當得父母妻子上下人等，扯手的扯手，解衣的解衣，層層扭開，只見腰下露出一個肚兜，兜裡摸出兩件寶貝，通用紙兒包裹，乃是：

揭被香金不換，滿牀嬌鎖陽線。無非助火通宵，戰著些津唾尤堪羨。更有一件硬東西，白晶晶，光黯黯，分明挖空蘆萄段好新鮮。霎時露醜無顏面。

娘子解開包兒看時，反覺沒趣，忙向地下一丟，小丫鬟不懂什麼，拾起來戴在手中指上道：「不要搜了，大相公的肚腸急斷了一段出來了。」那娘子又好惱又好笑，其餘春藥，紅的紅，白的白，黃的黃，丫鬟們又認是糖松子丸兒，大家搶幾粒來，不辨滋味，送下喉嚨去了。氣得那父母目睜口呆，乃大罵道：「不成材的畜生，原來在外邊般狂蕩，那裡還有心思去讀書作文？考居下等，實為不口！」罵之不已，繼之以打。欽泊因賊證現據，惟有挽首順受，不敢置辨一句。趙華在外邊打聽，暗暗得意，隨口拈出四句道：

昔日屁眼冷，今日腰間硬。

言悖而出者，無悖而答敬。

一連幾日，欽泊被父母鬧炒，不敢出門，還認趙華是好朋友，思量要請他來解勸父母。因在娘子面前說道：「趙家哥哥，兩日如何不來看我？」娘子道：「前歸家時節，他先來報，說你恁般恁般，所以爹爹媽媽著緊來搜，豈知弄這樁笑話出來。這是你第一個好朋友，如何說話沒個端的？指東話西，弄得一家不和，你還要望他來做甚？」此時欽泊方悟趙華之取樂，步步入其圈套，而向者都不覺也。兩人自此遂成芥蒂，交好不終。可見極相知的朋友，斷不該把惡言相謔，涉及閨闈，然極相知的朋友，若不容閨闈中相見，何由有此惡言相謔。總之內外混雜，便致有輕薄的人，做出這些輕薄的事，所以說小人之交似漆，君子之交如水之淡，淡不親不狎，所以可久也。

如今再說一個因相親而相狎，因相狎而弄成一段極可笑事。總是好弟兄三字，誤人不淺。說在明末時有一個人，姓巫名杏，表字晨新，年方二十歲，與一個朋友姓墨名幹，表字震金，年止十九歲。兩人皆美貌年少，互相愛悅，大家燒個捨身香，交兌後庭的營生。情意極其親密，遂結為弟兄，發願苦樂同受，不分爾我，生死之交，對神盟誓。巫晨新娶妻邢氏，墨震金朝夕相見，待之如嫂，可笑邢氏姿容生得甚麗，但姻緣簿不曾注得恩愛二字，卻與巫晨新不十分相得。每見墨震金走到家來，反有幾分親熱，嬌音婉吐，生出許多慇懃，道叔叔怎長，叔叔怎短，巫晨新為著自己相好弟兄，略不以為異。

及至墨震金新娶妻房空氏，巫晨新初次一見，便為之心醉魂銷。且道那空氏怎生模樣？只見：

顏同傅粉何郎，態似浣紗西子。輕盈無骨，疑從仙島飄來。還恐臨風又吹去。光豔生姿，猶如夭桃初放，卻愁彩蝶漫驚殘。多嬌多麗，雖圖畫任是無情亦動情。

墨震金宴爾新婚，又娶著這樣美貌女子，人人羨他造化，料他也必十分歡喜。所謂露滴牡丹，開花恁蝴蝶彩，暢奇哉，渾身通泰，政此時也。誰知墨震金卻把一天歡喜，翻化作一天愁悶。這是為何緣故？說那空氏貌則雖美，只有一件極要緊的東西，尚未完備。且道什麼一件要緊東西？曾有舊人詩為證，詩云：

此物不堪題，雙峰夾一溪。洞中泉滴滴，門外草淒淒。

有水魚難養，無林鳥自棲。些兒方寸地，多少世人迷。

若這件東西完備，恁他頭禿腿爛，眼瞎耳聾的婦人，少不得有人寫領謝貼子一般樣貼皮貼肉，摸之弄之，到得意濃時，一般樣叫肉叫心肝，別人做鬼臉，他奉為良家之寶，毫不覺其丑且陋也。曾記得一笑話云：

一少年新娶，其妻貌甚醜陋。初朝相見，其夫注目而視，妻謂夫曰：「你只管瞧我，多因嫌我貌醜麼？你卻不曉得醜婦是良家之寶，所見何不明也？」說罷，其夫更仔細瞧觀，大叫得意得意，妻問夫曰：「你得意什麼？」夫云：「我越看你越得意，你是良家之寶。」

這雖是笑話，卻原是確話。從來丈夫討妻子，苟有孔可鑽，未有不得意者，可奈空氏股間夾著一雄不雄，雌為雌的東西，兩峰開而中凸，如沒雞巴的小公公，根露蒂而無囊，似會縮陽的海和尚。原來是牡丹亭內石道姑的嫡派兒孫。墨震金被媒人哄騙成其姻事，娶過門時，只思想今宵歡愛，須索要款款輕輕，誰知道破題兒第一夜，編做了兩打梨花深閉門。惱得墨震金把媒人咬牙切齒，立地要將空氏發還母家。又見其一貌如花，體態妖嬈，心裡卻又割捨不下。且更作一癡念道：「或者待我鑿山通道，深入不毛，徹天之幸，斬關而入，亦未可知。」因此留在身伴，做個乾夫妻者。一兩月，墨震金把長槍大戟，晝夜衝突，而丸泥久封，直比金湯之固。師勞力竭，並無寸進。墨震金乃浩歎曰：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為之奈何？」因問計於龍陽君，只得從口道用兵，由斜陽谷而入，急攻其後。空氏始而受創，大呼曰：「扼背受敵，願請緩師。」繼而兩國交歡，墨震金亦大喜曰：「南風日競，爾既割鴻溝以事我，我敢不愛焉。」自此遂駐後於南，不復強國其北。空氏又善希膏沐，靚妝麗服，極其豔冶。所以墨震金悅之甚，寵之甚。非但不嫌其為石女，幾並忘其為石女矣。

連那巫晨新，自初見動情之後，眠思夢想，一個魂靈兒恰像被空氏勾引了去。每日清早，便逕到墨家坐下，向著空氏，眉來眼去，傳情送意。有時捉個空兒，逕到空氏身伴，挨挨擦擦，做出多般肉麻醜態，也不管墨震金在家不在家。總是呆呆坐在他內室中。見空氏到廚下整菜，便相幫去燒火；見空氏在灶上烹茶，便相幫去汲水；見空氏在那裡梳妝打粉，他便似熱石頭上螞蟻，逕到東，逕到西，不喚他調粉，偏獻勤兒去調粉，不喚他擎鏡，偏獻勤兒去擎鏡。空氏呼喚丫鬟，也偏要他獻勤兒答應。就是空氏到馬桶上去解手，他也去伸頭探頸，嗅著臭氣，通道是香的了。有時空氏睡尚未起，他便朝著牀兒坐著，故意說出些瘋話來，惹引得丫鬟們通是嘻嘻哈哈，攪做一塊兒打諢。日日習以為常，不坐到黃昏人靜，他也不肯轉身。看他是這樣著魔，備極醜態，難道墨震金是木偶人，眼睛裡看不出，耳朵裡不聽見的？怎麼沒有一言半語，嗔怪著他，乃任其狂妄，毫不計較，豈是甘心做龜兒，一味裝聾作啞？只為空氏是沒穀的人，外頭好看，裡頭實隨他千哄百誘，便放他著手到底，原是門外漢，料無一線生路，可容其探穴取珠者，所以冷眼觀醉人，再不去提防道破。在巫晨新意中，只認墨震金做人糊塗，肯把老婆撒漫，他與妻子邢氏本來失愛，如今一心迷戀著空氏，把邢氏愈加冷淡。

那邢氏耳中也有人走漏空氏消息，不免在家哭哭啼啼，巴不得向巫晨新索一紙休書，便去脫舊換新鮮，又抱琵琶過別船了。巫晨新見邢氏有改嫁念頭，乃乘其機會，陪著笑臉，向邢氏道：「我與你雖做夫妻，好緣未結，如同陌路。情義既乖，我又何苦賺你的青春年少？不若任你改嫁，另尋鴛侶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邢氏道：「你若肯放彩鳳離籠，我便做鼈魚脫鉤。有何不可？」巫晨新道：「娘子，要去就去，但有一說。你是有夫婦女，我就寫紙休書，付你為照，只恐做媒的畢意要慮著我，不肯大膽來作伐，就是討親的，也不肯大膽來迎娶。何若明白對我說，你的心上要嫁何等樣人，待我與你去說個決裂，親口許其無礙，這樁事便可成了。」邢氏聽說，便接口道：「既承你開諭，我怎好再藏頭露尾。若嫁得像墨家叔叔一位人物，才稱我的心懷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墨家兄弟新娶了空氏，郎才女貌，甚是相得，他怎肯捨得黃金抱綠磚？乾討個跳槽吃醋。」邢氏歎道：「我也曉得墨家嬌婿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不但墨叔叔一人著迷科意，比不得我敗柳殘花，沒人親愛的。既不能遂我心懷，我舍這殘生，尋個自盡便了。」巫晨新道：「你怎說出這般急話，且耐著心兒，待我弄出一個機緣，包得稱你心懷如何？」

巫晨新恐說話長久，耽擱了墨家去的工夫，不等邢氏再說甚麼，雙腳早已移動，慌忙出門，依然又到墨家坐下。心裡卻把邢氏要改嫁墨震金一段事情，暗地躊躇。那日乘墨震金與之對飲酣暢，乃向彼道：「不才內子，與我無緣，久斷綢繆，近者欲求改適，我已許之，及叩其願嫁何等樣人，他惟以老弟為情之所鍾。若得相隨，方遂其願。我想老弟閨中得此奇美，那肯再娶粗陋，愚婦人執見如此，豈不可笑？然愚兄因其所言，也作一想，欲圖兩全，老弟莫怪，我才敢說。」墨震金道：「我和你名雖異姓，實同骨肉，有話便講，何嫌何疑？」巫晨新帶笑道：「我和你當初在神前罰誓，原說苦樂同受，不分爾我，依著這句話看來，我的妻子何妨就伴著你，你的妻子何妨就伴著我。總之不要像別家的結義弟兄，依然要分爾我，存形跡避嫌疑才妙。況不瞞你說，我自從見你娘子，不知何故，日日像迷魂落魄，掛住心頭。我的妻房自從見了你，也是刻刻思，時時想，掛住心頭。兩下裡害相思，何如兩下裡行方便？照依我和你少時交兌的故事，未審可使得否？」墨震金也素慕邢氏姿色，只為礙著好弟兄三字情分，不忍下手，還是半點良心未死。及娶了一位石娘子，無如之奈，弄其後庭，所謂好殺人無乾淨，原非所願。成親半載，惟自家有病自家知，不便告訴

於人。所以最相好如巫晨新，並不知他與空氏是乾夫妻，不肯破天荒效魚水之樂者。今日乘他將要將妻子交兌，移南就北，有何不便宜處？便滿口應承道：「當初誓願不分爾我，這交兌一事，那有使不得的理？但你我雖極相知，極相信，保不得婦人裡邊較長論短，日後或生反悔，依舊要換將轉來，豈不被人笑話？巫晨新道：「從來說婦人之言切不可聽，我們一言而決，彼此立定主意，怕他們翻悔甚麼？」墨震金道：「別樣事情，可以把婦人之言置之不理。如今兌換妻子之事，原是有傷風化，為朋友所不齒者，倘婦人家心上有所不遂，彼此聲張起來，那時覆水難收，不可不慮。」巫晨新道：「便是呢。兄弟可有什麼妙策，保得沒有反悔？就要我做哥哥的兩把刀兒，無不從命之理。」墨震金道：「除非立一交兌妻子文契，各執為證，照內眷們也書個允議花押，庶可保後來無變。」巫晨新聽了，不勝歡喜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妙策，妙策，賽過諸葛。可煩老弟即便起稿，兄依命謄寫如何？」立時取出筆硯，巫晨新急忙磨墨，墨震金將要援筆揮寫，又說道：「待小弟先寫自己的，好與哥哥作樣。」乃寫出幾行云：

立兌樓房文契

墨震金今有自己空村樓房，情願出兌與巫處管業，當得房價銀十兩正，成交之後，聽恁改為正室，出自兩願，並逼，並無反悔等情。如先悔者，即以謀占理論。恐後無憑，立此絕兌樓房文契為照。

寫完，即遞與巫晨新觀看。巫晨新道：「你念與我聽。」原來巫晨新是個不通文墨的浪子，雖有眼珠，卻認不多幾字。那墨震金自小聯明乖巧，筆墨裡邊到有幾分相熟，所以寫契中間，故意寫幾個別字，以妻房為樓房，以空氏為空村，又寫謀占二字為伏案，像個出賣房屋一般，明欺其不懂文理，且恐其交兌之後嫌那空氏是個石女，不免要生反悔，或致告官涉氣，俱未可知。故此做個綿裡藏針之法，名為兌妻，而契同賣屋，就日後執此紙為據，到官府那邊去，誰個信為兌妻文契？此是墨震金一片機心，巧於簸弄人處。即先前推托婦人要生反悔，說出許多危疑之語，哄得巫晨新沒個擺佈，然後畫這立契一策，逼其允諾，又自己先寫一別字文契，作障眼妙訣，卻為那石女一段隱情，惟恐入門生變，所以用盡機關，如行兵者，先設處營，以疑之後，棄糧草以餌之誘，其人陣，遂一鼓而擒之也。可笑巫晨新一心迷戀空氏，全不省覺，見墨震金慨然先立文契，念與他聽，分明接著一道恩詔，滿懷歡喜，也不看其字樣，也不詳其文理，雙手捧著這張契，再不肯放下，口裡但說：「十兩銀子，從何處去設法才穩？」墨震金道：「寫你的兌契時，也填上十兩，大家妝個虛幌子，原不消取出來的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墨震金道：「還有一說，銀子卻不消得，那居中朋友，這個卻少不得。若沒有居中的，便是私相授受，無足憑據。畢竟尋得個你我相托的人，煩他來作一證見，才為確當。」又哄得巫晨新左思右想，想了一回，乃向墨震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左近秋根那廝，與我們也算是好弟兄，他生平惟貪鋪啜，待我買些酒肉，與之醉飽，不要與他說個明白，混帳教他做個兌房居間，他萬無不順從者。你道可好麼？」墨震金道：「極妙了。但又有一說，秋根與你家相近，今日可回到你家去，請他來完成此事，神不知鬼不覺，方為穩便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如此說時，便到我家去罷。」

兩人攜手出門，頃刻走到巫家去。一面備辦酒肉，一面去請秋根。那秋根聽見請去吃酒四字，恨腋下少生兩翼，如飛趨至。酒饌已先擺列，一到，扯他便飲。秋根謝道：「沒些事故，怎當厚擾？」巫晨新道：「今日偶與墨家兄弟做一樁兌房交易，托在相知，特奉屈作中，玉成其事，勿罪簡褻為妙。」秋根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小弟當得效勞。」說罷，惟有伸著頸兒吃菜，低著頭兒呷酒，手不停杯，並沒有閒工夫與他們一句閒話。墨震金讓他快飲，私自與巫晨新再立其兌房文契，原是墨震金起稿，巫晨新不過依樣畫葫蘆，略不更改，其契與前契大不相同。契上寫道：

立絕賣室，巫晨新有向年所得邢氏內房，今邢氏不願為室，巫亦情願轉售，央中秋根賣與墨處，當得房價銀十兩正，成交之日，即將邢氏內房交付。墨處收管出自本人心願，並非謀占相逼。三面議定，永無反悔，並原房邢氏亦無異言。立此絕賣文契為照。

據此契看來，墨震金並不寫半個別字，而文理中間又藏著許多筋節，一個步步用心，一個卻步步粗鹵。巫晨新但知要緊空氏上手，其外毫無疑慮，又撞著秋根，攬著一包酒飯，爛醉如泥，不管他們山高水低，提起筆來，把兩紙文契胡亂盡書花押。巫晨新也押了字，袖到裡面，去與邢氏書押。那邢氏已遂心願，喜之不勝，端端正正寫了一個十字，心裡還不放下，又扯定丈夫，逼其在文契之尾，蘸濃了墨，打下一個手印。便收過文契，藏在袖中。又去請墨震金進來，向他道：「文契我已收著，不可再延時日，致生他意。快去喚一乘小轎，抬我到你家去。隨即將空氏抬到這裡來，豈不兩便？」墨震金暗裡又使心機道：「我與巫哥只因好弟兄，情分誓願，不分爾我，所以做下這樁事情，可保必無他意，婚姻大事，須要揀個日吉時良，不可草率。」巫晨新偏是性急，便取黃曆來觀看。墨震金道：「後日才是上吉，到那日早間我先來迎娶，晚間哥哥來迎娶方妥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又分個早晚，卻是何故？」墨震金道：「空氏尚有老娘住在百里之外，明日打發人去，請他來代眼過門，免得日後老人家說長話短。約計住還，必須過午方到。故此要遲至晚間，實是為哥，非有他也。」巫晨新道：「老弟深思遠慮，可謂周匝之極，敢不一一如命。」哪曉得墨震金一心慮著兌換石女，決有反悔，巧於用計，遲延一日，回到家中，急忙收拾些衣飾器皿，又搜刮些資本，暗暗僱下一隻快船，泊在城外，做個偷渡陳倉之策。

後日天明，便僱一乘小轎，到巫家去抬了邢氏，約其徑往城外登舟。自己在那邊相候。去不多時，邢氏早已抬到，扶其上船，急忙掛帆，飄然遠遁。

昔日扁舟載五湖，今朝巧計接新夫。

鴛鴦戲逐煙波去，為兩為雲自勝巫。

墨震金載著邢氏，兼程而行，直至五百里外，投一顯宦之家。因自小學得串戲本事，遂鬻身為優童，要借其勢庇，以防巫晨新來追訪。說起墨震金用許多詭計，換得邢氏到手，第一夜即在舟中顛鸞倒鳳，好不快活。

一個像餓虎擒羊，忙將舌舐；一個像健猿扒樹，頻把腰鬆。一個美津津叫聲可意娘，何緣得遇，一個喜孜孜應道好冤家，渴想多時。一個直弄得香汗淋身，還不肯鳴金歇馬；一個也送得香眸半睡，猶赤緊臂玉勾郎。正是：舊天怎比新天好，沒窮爭如有窮通。

不說墨震金和那邢氏百般淫樂，極其歡愛，再說巫晨新挨到那晚，親自隨著轎子，到墨家去抬那空氏。只見進了大門，靜悄悄寂無人影，直走到內室中，但見空氏淚汪汪坐著，止有一個小丫鬟相伴。乃問其主人安在，小丫鬟回答道：「清早去了。」又問邢氏可在麼，小丫鬟搖首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巫晨新也不耐煩再問，扯著空氏，急忙擁其上轎，抬到家中，將已抵暮。打發轎人出門，便盛設酒饌，滿臉堆笑，把許多甜言美語哄動空氏，用了幾杯酒，便擁他上牀，替他脫衣就寢。空氏道：「你謂何平地逼我到此？」巫晨新道：「這是你丈夫情願交兌，所以娶你到家，願效于飛之樂。前日文契上面，你也書過允議花押，怎麼今日反說我來相逼？」空氏道：「奴家並不知情，也並未書押。都是那天殺的做這些搗鬼勾當，不但賺了奴家，可知又賺了你。」巫晨新道：「閒話休講，待我快些發個利市，以完夙願。」便緊緊摟住空氏，先親了一個嘴，又伸手去褪他下衣，把翹然如鐵的東西，向他股間亂塞。塞了一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乃用手一摸，又摸不著門路。回頭見燈尚未滅，急忙取火一看，只見是一個雄不雄，雌不雌，沒窮的石冤家。此時氣得巫晨新如醉如癡，呆呆坐到天明，趕到秋根家裡去，與他計較。

秋根道：「當初你們但說兌什麼房子，那曉得你們做這樣傷風敗俗的事？今日與我計較，除非喚過木匠來鑿個孔兒，何如？」只因這句話，又氣得巫晨新亂跳亂嚷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，是你書押作中，今日反說太平話兒。」秋根道：「你買酒買肉，哄我去作中的，我那曉得什麼石女金女！」兩個清早斷鬧，結扭一塊，要回到墨家去，討個墨震金的下落。路上恰遇著本地知縣經過，巫晨新高聲叫喊，知縣吩咐帶到縣中面審。

那時地方押著，候其升堂訊問。巫晨新把墨震金所寫文契呈上，口裡稟道：「秋根構通墨震金，設計騙小的妻子逃去。」知縣把文契細細觀看，乃是一紙賣房文契，便喚秋根到案前，問道：「契上寫著賣房，如何他說哄騙妻子，你當初作中，還是的係賣

房，不是賣房？可實說上來。」秋根道：「爺爺嘍，立契之日，據巫晨新原說是賣房，並不說別樣事情的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立契還是在巫家寫的，還是在墨家寫的？」秋根道：「在巫家寫的。」知縣道：「可又來，既在你家寫的，這賣房出於你的主見了。如何今日反圖賴，說哄騙妻子，明明是個借因造事。」喝一聲打，不由分說，把巫晨新拖翻堂下，痛責二十板，枷號一個月，斷成幾句審語道：

審得巫晨新與墨震金皆小人之尤也，少為贅友，繼作姦明，不思色即是空，著貪迷而徒抱望夫之石；始如近墨者黑，受巧騙而遷恨。園鳥之媒，亂閨傷化，莫此為甚。按律枷責，以示告弟兄者。秋根酒肉下賤，姑斥之。

當時聞其事者，因編成四句俚詩，嘲笑他道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

美貌不知何處去，笑看自己做佳人。

巫晨新被人嘲笑，惟有掩面而哭。秋根回去，乘巫晨新枷號縣前，悄悄尋一掠販水客，把空氏賣了百兩白金，哄他送回墨家，一徑抬其下船，交付水客。秋根隨即逃走。可笑那水客悔氣，又領受之沒竅人矣。乃知天下無棄物也，呵呵。由此看來，自古說朋友妻不可欺，如何借好弟兄為名，覷見人家標緻妻子，便想姦淫謀占，誰信天報不爽，我淫人婦，乾有其名，人淫我妻，安享其趣。究竟一個弄得吃官司，無家無室，一個弄做了優伶下賤，不敢歸鄉。貪歡戀色者，有何便宜處？如今世上多少好弟兄，多少直入內室不分爾我者，莫要太托了相知好意也，做出這般笑話。

評曰：

結兄弟原是人倫之變局，見妻子又是朋友之變局。至雲不分爾我，乃是烏龜之正局也。可供噴飯。